

經部

左傳折諸卷二十七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哀公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經書楚子隨侯許男圍蔡史通駁之云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哉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略如此尋繹難知杜注云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元凱所云乃意擬之

說左氏如滅鄅之類必推原其故未有如此之惘惘者先經起例後經終義于此誠無以應知幾矣　按楚平自立即封陳蔡乃見滅于靈者許以畏鄭之故惟楚是依昭王復國而封之誠事所必有孔疏與杜注符合但未經傳文發明耳公羊于陳蔡之復曰不與楚專封許之專封亦嘗以是責楚昭者也

敗越于夫椒

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有椒山後越敗吳亦于笠澤

二國皆舟師故知在太湖中

又

媿菴録曰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牛史墨占之以為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閭殲焉是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檇李之敗夫差蓄憤冀于必報人謀定矣越得天未可逞也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迨用大敗是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辱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紹興志會稽山上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下為牧魚池其利不租舊經越王城在縣東南一十里十道志云城天門也天門當閉閉必致虎嘗覩吳之勝越越雖大敗猶以甲楯五千保險拒之故得不亡此與漢伐宛無異宛之得存者亦以中城不下故也豈徒以納賂請盟而得存哉吳之亡也乃束手請以越之事吳者事越必不得矣

逃奔有虞

皇甫謐曰尚書嬪于虞因以虞為氏今河東大陽縣西山有虞城周封仲雍之後為虞國即其地

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

朱子漫記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號百官者俗傳百官牛羊之處或謂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所封然不可考矣上虞旁邑嵊縣有戈過二姓即少康所滅羿浞之黨其子孫聚于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何故

而越大于少康

不共戴天之讐非納賂所能釋而吳之與越不容並立烏可不為後日之慮員之諫君但當舉大義與大勢爭之方得其正若云出自少康則禹之明德正宜百世祀之恤其後裔臧文仲歎六蓼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斯有道之語乃伍員正與之相反蓋兼幷是圖駸駸已入戰國惡習人心之厚薄世道之嶮夷可三歎也已

吳侵陳修舊怨也

此即檀弓斬祀殺厲陳行人儀使于師之言

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止齋曰伐夸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内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君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于是而後書春秋盖將終焉

欲與楚者左欲與吳者右

繩武曰周勃入北軍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

左禮以左右卜衆志古人已先行之

郢不足以辱社稷

无咎曰郢之賢且智子臧季札之儔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于天下易知也利在于目前禍伏于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于色至蒯聵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于無過之地郢誠賢且智矣

且亡人之子輒在

金仁山曰人皆以郢辭國釀亂為賢者之過余嘗思郢

既支庶而外蒯内輒皆必爭之人靈公之欲立郢不命之于朝此郢之所以辭也及公歿夫人立之又辭恐立于夫人之手為其所制而事不可為況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此郢之所以為賢也

夏衛靈公卒

一統志在平鄉東北二十里紂築沙丘臺衛靈公葬于沙丘宮穿冢得石槨有銘云不憑其子靈公奪我里子𠳋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

唐玄宗幸蜀歸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五代漢劉崇欲自河東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蓋未有子為君而父欲奪之者蒯聵輒當日使有善人頴考叔李泌調劑其間或不至傷殘如此其甚由趙鞅志在圖范荀亟欲居蒯聵為奇貨以搆成衛亂佐以陽虎好亂之人凶德參會眞衛之不幸哉或曰聵欲殺母輒自殺其子梟

獍為羣豈可以人理論曰蒯瞶納渾良夫之言名輒為太子則亦非終于仇輒者其死也仍由趙鞅代之故鞅也者千古未有之窮奇也

右河而南

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頓丘衛縣西戚城

使太子絻

疏士喪禮既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康成云括髮者去笄纚而紒也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

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又奔喪之禮至于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袒自齊衰以下乃免此太子絻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爾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太子絻故云絻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絻也

告于門哭而入

禮記奔喪之禮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望其國境哭漢書昭帝崩無嗣徵昌邑王賀典喪車至廣明東都門郎

中令龔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龔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賀不聽終于廢黜望國門而哭奔喪之禮節宜然蒯聵偽飾此禮以據戚爭衛耳獨戚之為邑孫林父據以如晉晉執政趙武盡返衛之侵邑而戚獨不歸至是趙鞅復助蒯聵以據邑爭國戚之為衛害豈地形使然哉抑人事耶

卜戰龜焦

武王伐紂卜而龜焦唐太宗謀建成卜而龜焦合之蒯聵之戰凡得三焉皆極人倫之變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亦後世功成歸頌之辭總不可以順逆論樂丁謀協之語可以一言蔽三事矣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郡縣之廣止十里而四分十里以為郡若後世小村耳下云士田十萬十萬畝之田亦幾于二三里與郡相匹蓋周之畝狹于後世也

秦紀惠文王十五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則縣統于郡矣

志父無罪

服子慎謂趙鞅以晉陽叛諸侯之冊皆書之既復更名志父楚公子圍改名曰虔公子棄疾改名曰居皆以弑君取國之故然觀蒯聵禱辭仍曰使鞅討之並未稱志父志父似是鞅字趙武靈王晚年自稱主父志父之稱或亦其妄自尊大所為乎

又

正義曰牧誓武王尚自稱名况以人臣誓衆知志父是簡子名也楚公子圍弑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即書虔棄疾弑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楚子既為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于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人臣國家不為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

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孟子古者
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家語孔子爲中都宰制
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墨子制爲葬
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葢孔子
以訓俗禁其厚孟子以送終從其厚惟墨翟節葬孟
子惡之趙鞅之言適符墨子之制欲嚴戰陳無勇之罰
而故以此自律然其時正處宋文公桓司馬厚葬之世
且爲卿大夫設法耳荀子刑餘罪人之喪桐棺三寸趙

鞅蓋同此論云

無入于兆

日知録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無入于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杸杸音坎謂先入墳墓也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汪錡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

也豈得以此一槩隋文仁壽元年詔曰舍生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旅戎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兆域可謂達古人之意

登鐵上

水經河水東逕鐵邱南京相璠曰銕邱名也在戚南河之北岸有聶城戚邑也有子路冢河之西岸有竿城河

南有龍淵宮

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

趙子常曰魯頌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言周公皇祖覲

旃賸禱稱皇祖文王烈祖康叔則魯頌之皇祖謂文王

明矣當時諸侯祖天子稱始祖所自出之王為皇祖魯

有周廟鄭有厲王廟晉盟稱先王先公既僭重祭又及

其所自出不惟魯也

䕶其逢旗

拾遺記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鄭人擊趙簡子獲其蠭旗則其類也

雖克鄭猶有知在

傅傁必趙氏之腹心董安于之屬也趙鞅奔晉陽之時荀躒與韓魏言于晉君而反之令甫勝范中行而輒忌知氏如此以梁嬰父殺董安于之故趙智芥蔕不可解者四十年而始發為水決晉陽之禍傳末篇桔柣之役

特以薪助火耳

齊衛圍戚

娩菴録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以是知齊之不伯而將自亂也

命周人出御書

娩菴曰左氏載此數人救火之事如敬叔命出御書景伯命出禮書桓子命藏象魏此亦見魯為儒者之國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注鬱攸火氣也愚菴曰濡帷幕于水中出以濟用從火

氣所向為之備二句皆倒字法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晉太康中武庫災張華疑有亂命先固守然後救火由

是累代異寶孔子屐高祖斬蛇劒一時盪盡茂先之博

識乃出季桓子敬叔景伯諸人之下

其桓僖乎

疏諸侯親廟四高祖之父即當毀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也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漢建元六年二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定公二年兩觀災哀公三年桓公釐宮災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不當立與魯所災同晉太廟鴟尾災臧燾謂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而知桓僖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

此其徵乎

又

媿菴録曰桓僖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毁不毁天灾之非譏桓僖也譏三家也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

范匄自以為劉累帝堯之後劉范乃通婚耶葢此劉乃周之宗室姬姓故也然漢氏之託而宗者止求帝王之苗裔此劉既周後周亦火德滅秦而再興名正理順兩

漢之爭立博士者曷不舉此為言而屑屑增潤傳文為也

周人殺萇弘

孫林父叛衛而晉翼之華登叛宋而楚助之宋衛莫敢誰何也欒盈叛晉而靈王縱之范匄亦未嘗有所芥至敬王一與范吉射則趙鞅以為討矣吾尤惡夫女叔寛預為萇叔違天之語夫董安于得罪荀躒而死祀于趙氏之廟以嘉其忠萇弘忤于逆鞅其碧血至不得與陪

臣齒而士論反從而易之何異夫令狐潮謂張巡許遠不知天道也耶　萇叔之違天子師之殉漢而厓山之沉宋也

又

莊子外物篇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韓非子叔向讒萇弘詐為弘書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廷周以萇弘為賣周也殺之淮南子曰萇弘周室之執數者

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歷律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金主璟無子以宗室衛王永濟嗣位遺詔内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僕散端承永濟意奏章宗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産期合在正月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告中外而殺承御賈氏以端為右丞相

正常載以如朝

媿菴録曰正常不能立之又不能以死力爭其告也適以死之負之乎託孤矣

將通于少習以聽命

杜注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東道以伐晉郡縣志武關在商州商雒縣東九十里即少習也秦昭王遺懷王書願會武關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至則執之以歸漢元年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七國反周亞夫擊之趙涉

說曰從此右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人謂將軍從天而下王氏曰臨晉以限東諸侯武關以限南諸侯函關以限河北沛公南出轘轅略南陽然後引兵而西則其破武關入秦皆南境也

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

楚謀北方則曰安能惡于楚厥後越圍吳則曰非晉之所能及置鄰國之存亡强弱于膜外而惟私家勝負之圖春秋夸為戰國趙鞅父子實為禍首康侯曰晉主夏

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惡趙氏也

以畀楚師于三户

水經注漳水又東逕三户峽為三户津張晏曰三户地名在梁期西南孟康曰在鄴西四十里又東汙水注之東南流逕鄴城北項羽與蒲將軍英布自三户破章邯于是水汙水東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司馬彪郡國志鄴縣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

荀寅士吉射奔齊

韓非子寅出亡過其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我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我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于我者我恐亦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趙氏矣

范氏之臣王生謂張柳朔

呂氏春秋范吉射染于王生𠔃寅曰王生忠于所事何謂染

夫非而讐乎

媿菴録曰王生以仇而薦柳朔朔以死范氏而報王生倜儻之風千載可仰後世門戶報復悞社稷蒼生而賢人君子俾與草木同盡可悲矣

遂圍中牟

孔子世家孔子去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使人召孔子蓋肸本晉邑宰而助范中行者魯亦援范中行佛肸所以來召也公山不狃畔季氏

則以張公室佛肸畔趙氏亦以絶異日之分晉孔子皆欲往其召不勝世道之悲焉

又

說苑佛肸以中牟畔置鼎于庭不與已者烹之田英褰裳赴鼎乃舍之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晏子春秋景公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晏子曰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陽生長國人愛之君

其勿易臣恐後人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不聽景公没田氏殺荼立陽生陽生死立簡公殺簡公取齊國

君之齒長矣

張元德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矣孔子告以君臣父子晏子告以令共慈孝公亦悦之而卒不能正家治國身死之後曾未十年陳氏遂移其社稷范祖禹所云治愈久而政愈㢢年彌進而德彌退豈不為享國長久而不

為遠慮者之戒歟

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

羣心皆屬太子將置朕何地此為君之言也君老勿事太子此為臣之言也權也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勸建儲于攬權之主欲其相入難矣

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

張西銘曰景公之時政繇陳氏公在位日久陳氏得民日深即使公早建太子猶能閒羣公子為難況陽生次

長荼少毋賤授以社稷能無變乎國夏高張受命立荼
陳乞攻之遂同出奔譬之于晉荼奚齊卓子也陽生夸
吾重耳也陳乞鮑牧里克丕鄭也而國高不食其言且
不如荀息則為荼者益殆矣

彼皆偃蹇

繩武曰杜注偃蹇驕傲梁鴻傳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
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又唐蘇良嗣遇僧
懷義于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偃蹇字出此

卒于城父

水經注沮水南逕楚昭王墓王仲宣登樓賦西接昭丘因昭王卒葬其地遂以為名也盛弘之荆州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昭王墓昌黎詩猶有國人懷舊德半杯麥飯祭昭王

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而後還

馮時可曰楚昭時救陳在城父三軍從焉都鄀一空國耳越女之子章傫然一贱者也冢嗣未定羣公子旁睨

章保不為曾之公子班齊之孺子茶耶是故讓子西讓子期又讓子閭者凡以安章也楚子知子閭之賢足以安章也故讓之獨數不然均庶兄也何至于子閭而五讓與子閭許而後可定立章之謀矣潛師閉塗立子章于軍中而敵人不知楚國安堵其辭也非矯也其許也非貪也昭王之明過于宋宣而子閭之順過于宋穆遠矣

逆越女之子章

列女傳楚昭王之姬越句踐之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

謂姬曰樂乎願與子生死若此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

飛鳥問太史對曰是害王身姬曰妾願先驅狐狸于地

下昔日口雖不言心許之矣後漢鄧太后傳引之曰越

姬心誓必死之分

若縈之可移于令尹司馬

漢成帝以熒惑守心欲移其禍于大臣冊賜丞相翟方

進死未幾帝崩溫公論之謂與宋景公相反按景公非

賢君世家載之恐其不實蓋傳文未嘗有此且景公無子以得與啓爭立而國遂亂不若以身當熒惑之災早定儲嗣而國與民交受其福也楚昭王知大道得子西子期二賢臣子章越在遠道而元良以定較之景公賢否相懸意景公之三言而妖星退舍或因楚子而誣未可知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

韓詩外傳作楚莊王

祭不越望

晉祀夏郊秦作鄜畤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故昭王祭不越望為知大道

又

媿菴録曰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山海經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漢書地理志漢山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江王粲登樓賦挾清漳之通

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注引此

楚昭王知大道矣

楚昭失國而復而能以賢終後世惟明之英宗似之衞出公再失國唐德宗之一幸奉天再幸梁州也唐昭宗之德王裕為劉季述所立宋高宗之皇子旉亦為苗傅劉正彥所奉而二帝復辟皆千古不恒有之變衞蒯聵逐子輒代之父繼子後春秋時亦先有此公羊子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終乎哀曰備矣閲萬世之時變于春秋

可以得其大凡焉

君異于器不可以二

唐吉頊問武后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與此同指

僖子不對而泣

杜氏曰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按高貴鄉公死司馬昭亦自投于地逆賊之欺世多同

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

此雖彊大陵轢之詞然切中時弊總見季氏專國無君行居倒置鄭游吉答晉士彌牟之詰曰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此為正理七穆多良而三桓多逆于此判別

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

文選左思吳都賦有吳開國造自太伯宣于延陵蓋端

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呂延濟以為太伯延陵端其志
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以興高節不遵杜注者太伯初
往未為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禮及仲雍民歸既多
既為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

漢書地理志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
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又

觀此則斷髮文身者仲雍也太伯固端委以治周禮而

史記世家謂太伯文身斷髪示不可用誤矣頼淯史論亦從傳而駁史記　其琰曰論語論泰伯則為至德仲雍則云廢中權亦見斷髪文身是仲雍事

又

朱子曰逃父非正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左傳謂泰伯未嘗斷髪文身正使斷髪文身亦何害

執玉帛者萬國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孔疏証之尚書州十有二師之註所謂州十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内者也漢賈山至言周蓋千八百國則祖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文戰國策顔斶又有湯時諸侯三千之説帝王世紀曰諸侯相兼逮湯受命能存者三千餘國晉書地理志融會數家之説而統之云昔黄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周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帝堯協和萬邦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南

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竪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
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九州之内作為五服至于五千
自孔甲之後以至于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
方諸塗山十損其七矣成湯敗桀于焦還亳于亳制爵
禄公侯伯子男武王監于二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封
同姓五十餘國周公康叔建于魯衛各數百里太公封
于齊表東海凡一千八百國布列于五千里内而太昊
黄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其衰也諸侯强吞弱衆暴寡

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而見于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三十一國盡亡其處蠻夸戎狄不在其間東坡列國圖則稱一百二十四國蓋晉書所引以夏商時斟尋過戈豕韋之屬並列其間蘇乃就現存者論耳稅與權為春秋指掌圖得國一百有七其數又不及

又

王介甫曰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不過見東方諸

侯耳豈使四海之内會于一山之下哉書曰萬國總四海之内大畧而言且九州之地今皆可見若皆以爲國則山川沮洳不可以居獨立一君孰爲之民乎

又

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黄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按王制所紀九州七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理推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爲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歸宿乎其爲衛𤁋言無可

疑者

因諸負瑕

泗水經又西過瑕邱應劭曰瑕邱在縣西南衛公叔文子升于瑕邱蘧伯玉從此其地也鄭康成皇甫謐並言衛地曾子弔于負夏鄘氏兩引之

宋公伐曹

陳止齋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孔子删詩繫曹檜于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

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曹人詬之

沈攸之起兵荆州謀順流下建業過郢州將徑過柳世隆遣人登城樓肆言穢罵攸之怒改計攻城弗克竟至于敗唐太宗親征高麗攻安市城弗能下班師城主于城上拜辭後李世勣終滅平壤主客勝負亦本乎國勢之强弱耳曹宋非敵雖不詬亦終為所并公孫疆以霸說曹君有宋王偃之病其詬宋師也亦輕敵弛備之一

驗歟

故道險從武城

顧亭林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為

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泰之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隷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别之

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注王犯吳大夫奔魯為武城宰按子游亦吳人宰于武城蓋與王犯先後至者也子羽重于子游子羽之父先

親于王犯父子皆以交游顯名子羽遂渡江適吳今吳郡有澹臺湖豫章亦有澹臺門為子羽經游故蹟孔門弟子之游道所從來矣

遂次于泗上

博物志泗水出陪尾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栝柏成林謂之原泉祠王隱道地記言孔子葬于魯城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

徵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

江表傳曹公出濡須步騎四十萬孫權使甘寧為前都督寧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營拔鹿角踰壘入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寧已還營作鼓吹宋史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夜集死士七百人縋城而下持短兵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方尉遲敬德

景伯負載造于萊門

娓菴録曰細玩血脉似應景伯為質弗從其説景伯避

嫌故急負載盟書而出諸大夫慚于景伯故請釋之姑曹句是注明釋之之故因吳子一夕三遷遂求王子交質以當景伯吳子不欲遂兩止也

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國語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蓋今運河所由始也及考博物志徐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則淮蔡間土功更有先于夫差者

又

淮水經注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里志所謂築水也築水朱謀㙔謂宜為渠水北至末口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淮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荊國十一年為吳城即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曰廣陵

又

東坡指掌圖晉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則由汴可以入泗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則自江可以至淮

又

玉海曰吳城邗溝通江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按史記平準書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山東者吳楚出

粟之地漕法起于西漢春秋諸侯各君其國各食其租賦無東南轉漕西北之事而以舫載糧則自秦繆汎舟之役始之溝通江淮吳夫差始之故厚齋論漕運而以秦吳二事引端

又

筆塵曰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其堰入淮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

舟師自淮入江阻于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鸛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于江矣江淮之通古葢有之溝水不知所在當是高寶河耳

遇水適火

服子慎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横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楚城莊于許男鄭伯則禮之宋襄楚靈于鄫子蔡侯則

戕之夫差此舉猶有不伐喪之義宜其許句踐之成也跡其行事多慕虛名而不顧實禍以迄于亡後之成敗論人者概以勦虐加之微公穀二傳為之平反畀猶之死不能瞑目矣

毀高唐之郭

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于河仲連謂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皆此地也蓋指齊東鄙之高唐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劉原父曰延州來季子推驗其年近百歲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之

又

王弇州曰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守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餘祭夷

眛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夸眛没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吴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儵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蓋未嘗一日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于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為札矣彼吴之亟亂而亟定數敗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

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心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為夫差之叔父也必為比干吾故曰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左傳折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貢生臣戴天民

左傳折諸卷二十八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哀公

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越絶書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鮑晏徙其兵而伐魯子貢之齊見陳恒曰君破魯以廣齊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君不如伐吳悉四彊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内空

君上無强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按齊自桓公始霸國子帥五鄉高子率五鄉與君之五鄉分國而治而二卿者世篤忠貞崔慶欒高逆亂繼起二氏皆助君以討定之雖國佐高厚犯罪誅死而卿職世掌真可謂故國之喬木矣陳氏厚施得民久蓄異圖欲傾盤石之宗必使其枝葉先落戰清戰艾陵將兵者書𡚁而將將者陳氏也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君子以為偽書而其謀則切合時勢篇稱鮑晏非足憚之族陳

恒之名亦誤乃陳乞所為而弱宗室以弱齊奸謀竊國情勢之最真者故引之以為尚論之端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

公為昭公之子後生而為兄從公出亡意如立定公并公行公為厲之至此猶能身殉國難可以為難矣魏武欲立東阿王植不果明帝時植上表求自試氣吞東吳君子悲其志梁昭明太子前卒武帝立簡文帝統之子譽與詧叛即西魏背親事仇人之善惡相去何如哉

徐步而死

吳張悌諸葛靚拒晉于牛渚敗靚欲與悌同去不可靚走數步反顧悌已為晉兵所殺不狃與之同義

師獲甲首八十

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二十五人為一甲甲首八十鹵獲者二千人也諸葛亮出祁山司馬懿拒戰上邽之東魏兵大敗蜀人獲甲首三千所殺者七萬五千也國淵傳又有破賊文書以一為十之例未知武

侯兵制所上首級竟繫實數或亦多夸斬獲以衒軍威否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

翟公巽當制作童貫告詞曰爾祖汪錡當時疑其悮識者曰戲之耳夫戴記作童汪錡左傳并無童字何誤之至是翟蓋直以嬖僮斥貫刺隱而刻

又

李東陽汪氏家乘序云成公黑肱之子名汪食平陽孫

誦以王父名為氏後有錡死于郎之戰謚烈侯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二泉日格子曰童汪錡戰死孔子許之勿殤是故有有功而勿殤有有德而勿殤有封爵而勿殤其亦可也

陳轅頗出奔鄭

韓詩外傳郭君出亡渴欲飲御者進清酒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奚儲之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何不

以諫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

胥門巢將上軍

越絶書胥門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胥門巢者抱關之吏以官繫名或居其地而名之遂因以為姓也

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莊子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注紼引柩索也斥疎緩

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者為人力慢緩不齊促急之也

又

酉陽雜俎云世説輓歌起于田横横死從者不敢大哭為歌以寄哀摯虞初禮議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勞若歌聲哀切遂以送終嚴厚本云輓歌其來久矣

人尋約吳髮短

注約繩也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按艾陵之戰吳兵盛

而齊弱公孫夏東郭書諸人皆自分必死何公孫揮獨為此壯語乎八尺曰尋約度也度之而髮盈尋尺者皆國殤也若𧙗則髮短其死者易辯語意與語人一例況首功之律起于戰國魯頌在泮獻馘春秋時猶行古道不聞割級也若志在斬獲爾朱榮征葛榮人給一袖棒恐割級不能疾戰而乃有以繩貫首之迂誤者乎

為之一宮如二妻

晉賈充傳充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父中書令豐以夏侯

何鄧之黨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武帝踐阼李赦得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毌丘儉孫女以儉敗姻屬别娶不遣前妻而異居私通晉室之禮俗凌夸若此與春秋衛孔氏淫亂一門殆堪比偶

胡簋之事

注夏曰胡周曰簋疏明堂位有虞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

而包咸鄭氏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並云夏曰瑚杜亦同之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孔子世家季桓子卒遺言康子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有是年冉有與齊戰有功乃召孔子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人焉

又

金仁山曰按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何久于衛如此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思魯狂士曰盍歸乎來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而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

年召之即歸也

季孫欲以田賦

葉石林曰賦不以田舉邱之賦而加之田非正也陳止齋曰以邱賦一乘為未足而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歛從其薄以邱亦足矣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邱賦為不足于是更用田賦藉井而取之不待及邱此非禮也葢税與賦異税以田為差賦以人為等用

田賦也者計田之多寡而斂民財以充軍賦之用也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里區所當賦之役而令田畝出之哀公改法而重賦更甚于稅畝邱甲之為此季孫之罪也

又

吳草廬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已非古矣成公作邱甲賦民之力者亦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交竭矣

又

愚菴曰三代兵車之賦皆出于民間若如斂取財物之說則是輸錢于上而車甲馬牛官自辦之恐當時未必變法至此若漢之賦算口錢貢禹謂始自武帝魏鶴山深辨周禮注之非不當引以為證也

昭夫人孟子卒

傳冠之以昭夫人在昭公當日既夫人之矣經止書孟子不稱夫人傳復申之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蓋夫人

之卒宜書曰我小君其卒也宜書薨而經皆不然雜記曰夫人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鄭氏疏昭公娶吳為同姓不敢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其後遂以為常劉原父曰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不受命死不得稱夫人其義一也

是隳黨而崇讐也

繩武曰朱浮與彭寵書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語意本此

火伏而後蟄者畢

中論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也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周德既衰歷數失紀以致斯繆

遂取宋師于嵒

列國論曰齊僖鄭莊之盟于石門諸侯之合也齊景鄭獻之盟于鹹諸侯之判也不當合而合天下始有霸不當判而判天下且無霸矣戰于東門而春秋始戰于嵒

而春秋終

為二隧

朱愚菴曰吳語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蓋一截淮一泝江所謂二隧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干隧干隧無可考疑二隧之訛按呂覽云得寶劍于干隧或以干將名其地今蘇州有干將坊

乃先晉人

少待之者言吳無道可待其亡此盟姑讓之先耳先晉人者吳先晉也觀景伯以吳爲霸之語仍是吳長矣傳與國語固未嘗異同也經先書晉侯者以魯睦于晉因舊史之文宋之盟楚人先晉亦書趙武于屈建之上史記吳世家乃謂趙鞅怒欲伐吳乃長晉定公則與外傳之文全悖矣孫明復胡康侯皆謂吳先晉歃

又

黄池之會夫差欲爭先歃强從董褐之言降王稱伯而

穀梁以為孔子進之何也臯鼬以後晉之失諸侯久矣政秉逆鞅君如贅旒齊宋鄭衛日尋干戈徒以范氏之故遂擱然與周室為仇夫差崛起而欲主盟中夏其伐魯也以救邾也其伐齊也以援魯也至是復沿江溯淮出于商魯之間以為是盟是吳會晉非晉會吳且又告勞于周而天子有明詔享余一人之褒謂之不度德量力則可謂之非尊王仗義則不可獲麟絶筆之時得此豈非盛事哉胡氏以為貶絶特借以申其嚴内外而扶

世教之意非論事之正則也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王孫雄曰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吳君臣信宿之所慮必不可讓晉先者懼其率以見天子也今吳欲率魯君以見晉侯非吳主盟而何傳申此句於乃先晉人之下即吳先晉歃之釋詁

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越句踐之行成曰男為臣女為妾故亦欲以待宋也此

吳語言恐宋為己害焚其北郛而過之左傳冊書主上國此嘗屬宋人之傳聞惶懼耳項籍屠咸陽收貨寶婦女乃竟有此實事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爾雅十藪魯有大野郭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傳杜注同

又

括地志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郡城記云鉅

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十五步俗云獲麟
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

又

孔叢子載孔子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兮今非其時吾
何求麟兮麟兮吾心憂

又

晉文苑傳袁宏作北征賦誦之于桓温坐曰聞所聞於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于虞者疚

尼父之雨泣伊實慟而非假豈一牲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王珣在坐曰得益寫韻一句當為小勝宏乃續之曰感不絕於予心溯流風而獨寫

以為不祥

韓子獲麟解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嗚咽深痛古今作者之情見矣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黃金不如一諾信義之感人如是東漢建武初賊徐異卿據富平攻之不下曰願降司徒伏公光武遣湛到平原即日歸降更始時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使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曰聞宛之趙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乃徵憙為郎中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攻魯求其岑鼎魯君偽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受之魯使柳季季曰君以鼎為國信者

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劉彦和新論引此以儷子路之辭李孫曰栁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于衞門聲馳于天下信之為德豈不大哉

陳闞不可並也

東萊曰闞止初非深識遠慮之人不過左右近習而已所以謀陳氏甚疎淺而無術所謂陳豹乃陳氏宗人當時要謀百年深根固蔕之族深慮遠謀猶恐不濟今見其人畧有可喜便以本謀告之輕淺無謀此所以殺其

身陳以此興齊以此亡然以事勢論陳氏當時尚有可圖與魯昭逐季氏不同季氏巳盡收一國之權人誰間得他若陳氏則不然唐文宗時宦官日盛當時用訓注宦官猶自稽首迎拜知畏宰相在正緣注淺而無謀所以致甘露之禍陳氏尚有可圖緣用闞止所以致舒州之弑用人之所係如此

子行舍于公宫

愚菴曰陳逆初逃陳氏後何以忽在公宫哉陳豹之事

闞止陳逆之隱公宫皆陳恒之謀也自古奸臣竊國必密置私人為内間而後其計得成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貞菴曰陳恒之力於弑逆若撥蹷矣聞公怒而將出豈其情哉姑以覘國人之心激私黨之怒而已意如之被伐也請以五乘亡彌年之拒輒也欲自北門出奸人飾詐大抵然耳

需事之賊也

此等全入短長書蹊徑矣人之心術變而詞氣亦殊

誰非陳宗

史記作田宗黄山谷答胡逸老書所問田宗印蓋出齊世家子行曰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又曰子我盟諸田于陳宗陳宗由田宗也胡氏出于舜後胡公滿有陳國者也用田宗印義亦叶矣此必胡逸老之族譜有此印文而源本出于田陳故告之以此

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

史記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夸其族頴濱曰宰我之賢列于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弒君也蓋闞止字子我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且使宰我信與田常之亂既殺闞止弒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必不然矣

魋先謀公

置酒伏甲之事史傳甚多乃臣以此圖君者吳光之外又見之於桓魋陽虎皆春秋末造也事既不成宜即伏

誅若北周趙王招謀殺楊堅不克誅李旋及而季桓子宋景公者方惴惴焉懼不免于雕虎逐一亂臣如山村之摅扉擊竹以驅虎又其甚者宋昭公爲襄夫人使田孟諸俛首受死若羊豕就驅于屠肆權歸于人冠履倒置可哀也夫

迹人來告曰

周禮地官之屬有迹人掌邦田之地政凡田獵者受令焉

司馬請瑞焉

孔疏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牙璋

者琢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
發兵也按司馬請瑞于君以發兵見宋之兵權猶在君
手所以華向屢叛終不能據國魯則兵權全在三家昭
公討季氏所能驅遣者公徒耳孔子請哀公討陳恒荅
曰子告季孫與景公之討桓魋同一年事非惟魯君畏葸
亦以兵權不屬耳宋衛得列于戰國七雄之後其故可知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

王敦叛晉王導詣臺待罪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

今日近出臣族情事正與向巢相類為君者諒其素節而貫之宋公於巢之奔固止之可也周公誅管蔡而身佐王室大義滅親古人正復如此祁奚稱之以釋叔向之因引例未合叔向叔虎直當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耳宇文化及弒隋煬帝弟士及以主壻不預謀竇建德起兵誅化及南陽公主請建德殺其所生之子禪師終身不肯與士及相見此又不幸而為逆黨者用罰輕重之權衡也

求夏后氏之璜焉

臯鼬之盟祝佗告萇弘言周分魯公有夏后氏之璜孔疏引此以為非一璜然彛器重寶諸侯之賄贈多用之宋嘗以郜鼎賂魯安知魯之璜不入于宋而桓魋以嬖臣得之公所者耶公文氏攻而求之其為瓌寶益彰云

又

淮南子夫有夏后氏之璜匱而藏之寶之至也精神之可寶非直夏后氏之璜也

卒于魯郭門之外亢氏

向魋叛宋牛以憂終糜芳叛蜀竺乃恚死較諸王敦舉兵犯闕而茂弘向帝言不意逆亂近出臣屬者其誠偽有間矣趙田二逆臣名牛而皆不赴真孔門弟子也

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

伯厚曰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史記魯世家繆公二十年魯伐齊敗齊師于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于海上魯是以有辭孔子討田之謀反收效于田和之世穆公之魯更弱于哀公之魯哀失之而穆得之者哀不能用孔子穆能用子思也

又

媿菴録曰齊雖强大新爲吳所敗又恒之弑逆民半不服孔子請討之後諸侯慕義而集雖百恒其何支哉

武伯伐成不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此續春秋之特筆也往者墮三都之役公斂處父曰無成是無孟孫氏也安知季氏不亦退而思曰無費是無季孫氏也叔孫氏不亦曰無郈是無叔孫氏也作三軍毀三軍季孫宿能恣行以專制于魯而墮郈墮費繼乃墮成孔子遂不能婉轉以授權于魯其始事之猶能開導兩家者南蒯之叛季以費侯犯之叛叔以郈二氏無君而陪臣亦遂無二氏擅虎而得狼二者未知孰利獨孟之有成以為此不侵不叛

之臣自謝息加桃以附益之一成而實二成焉國中真無若孟氏何何渠國易兩君歲將二十而公孫宿以成叛入于齊矣孟武伯伐之不克矣孔子且當歷聘迴轅獲麟輟筆之日乃信隳都之舉非特尊君亦以保全三氏公斂小人實長公孫宿之亂階而奚責焉故曰成叛之書續經者三致意云

公孫貞子弔焉

李梧岡曰春秋列國大夫惟魯衛齊晉稱謚餘則否而

哀八年傳有鄭桓子思林注子產之子國參也桓諡也則鄭大夫亦有諡矣七年傳邾有茅成子則邾大夫亦有諡矣十五年傳陳有公孫貞子則陳大夫亦有諡矣然此三國惟此三人有諡餘不繼見

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聘禮篇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以棺造于朝介將命古之人不以存亡易心期于終事後漢任末奔師喪于道物故敕兄子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

慚

又

宋史章頻傳頻為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槖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至白溝

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桓温桓玄之亂晉祚終歸于劉宋爾朱榮爾朱兆之亂

元魏北朝遂分為高與宇文斵喪公室而他人有之者
也曹操芟艾漢臣而丕乃受禪晉懿師昭顛覆魏祚而
炎終正位所謂其使能終者也在春秋則有齊恒晉鞅
仲路盱衡時勢而為此言竟能為下觀千世之符驗

子貢為介

此因齊受成叛既許魯平以歸成而使命有辭子貢之
功也其所以致平者則仕衛之子路與陳瓘言而得之
蓋合成于孔門二賢之力前十一年清之戰冉求帥左

師樊遲為右而三刻踰溝用矛入軍兩賢能以武畧致勝此十五年之平齊兩賢又以文詞合好無論在魯與不在魯而皆為効于宗國孰謂賢者無益人國哉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

子貢此番説齊全從孔子沐浴請討處尋出機會雖為子役具有不二所謂民不與者半也聖人器局大竟欲誅逆討叛以伸王道賢人機智捷聊為抵郤導欵以扶宗國陳恒病之歸成修好子貢之功

成子病之乃歸成

金去疾曰爾日之成叛仲孫氏矣子貢何不與子服景伯告于季孟而墮之以成孔子之志

名馥駕乘車行爵食炙

天寶遺事長安貴游子弟多于曲江以車行酒名馥之安車飲酒春秋之末士大夫蓋多貴游矣今江浙繁華船窗遊讌但知水嬉而不知有陸遊之樂也

子羔遂出

子羔為衛政刖人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乃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又

班固幽通賦蒯瞶亂子羔滅眉髮鬚衣婦人衣逃得出與家語不實不踰之說相悖按孔子稱柴也愚當以家語為正

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顏濱曰季路志厲而識闇方其攻莊公于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偕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弒君季路雖存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于孔子其慮害

曾不若召獲悲夫

又

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于義者能處死子路懼衛難結纓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是兩得之噫由之勇天資也其勇于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于過勇何哉

結纓而死

繩武曰杜注不使冠在地温序為隗囂别將苟宇所拘

賊衆欲殺之序受劍銜鬚于口顧左右曰無令鬚汙土

亦此意

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

宋明帝封樂賜王景文曰朕不謂卿有罪然不能獨死

請子先之與此語氣極肖非全無心肝樂禍好狂者不

能為此言也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杜注襄二十二年生至此七十三年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宋景濂曰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生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非蓋温公稽古録仁山通鑑前編以長歴校靈王二十二年即襄公二十二年歲當在庚戌而景濂以為己酉詳載公羊孔子生傳

又

馬貴與曰杜注謂春秋本終于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

益于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　蘇明允曰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卒不書而孔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

又

許白雲仿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機故附于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

生不能用死而誄之

康成注禮記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誄即為謚天子稱天以誄之公羊以為讀誄制謚于南郊故鄭祖其說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大夫之謚諸侯所賜楚子囊議共王謚孔疏以為亂世不能如禮魯莊公誄縣賁父亦君賜臣謚之證哀公誄孔子而孔疏則曰不為之謚書傳無稱誄之與謚是一是二按文王以太公為尚父桓公以管仲為

仲父尼父之稱亦與尚父仲父同其尊禮之意但仲尼實孔子之字猶之管仲字仲太公名尚因其名字而以父加之康成即謂因目字以為之謚於義難通子貢言生不能用者譏公不能如文王桓公之得太公管仲也柳下之妻誄其夫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今明證古人誄即為謚但以婦誄夫亦非賤不誄貴之義迨揚雄誄元后而臣子議君父之謚遂為兩漢以下相沿之體制焉

使二車反祏于西圃

杜解補正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戴侗曰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宗廟中主石室也昭十八年鄭災使祝史遷主祏于周廟注廟主石函也此注同按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今許氏為得祏于𡨋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

其子曰勝

白公向與伍子胥奔吳史記附入子胥傳後

使處吳境為白公

呂覽精諭篇白公問于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高誘注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

又

括地志白亭在豫州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

市南有熊宜僚者

莊子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又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孔子之楚舍于蟻丘之漿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耶仲尼曰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虛矣

可以當五百人矣

繩武曰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大將軍得之隱然若一敵國得宜僚可當五百人殆亦劇孟之流也

焚庫無聚

淮南子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石乞曰不義得之又不能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

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

屈完對齊桓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楚惠王以封沈諸梁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汝水經澧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子高碑

沈諸梁兼二事

自古大盜移國宗社氣祲大臣奮義勤王埽清宮闕或一時身總百揆不辭况瘁至邦基已奠必釋權謝事聽

其君舉賢擇能而自為之羆王流珮共和行政太子靖
既立旋即效官其成軌也陶侃平蘇峻拜侍中太尉尋
旋江陵李晟誅朱泚拜司徒兼中書令仍鎮鳳翔二臣
皆無覬覦心事與古人同曹操遷獻帝于許遂自為司
空録尚書事百官總巳以聽劉裕以安帝反正始雖讓録
尚書事歸鎮丹徒未幾諷朝廷徵巳入輔於是禪代之
局成而海内歸其掌握矣

衛侯占夢嬖人

真西山曰漢孝武時邱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以破滅聞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信天之流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于無心而不知其實有為也

越子為左右句卒

董漢策曰句卒疑是隅落鉤連之陣也

吳分師以禦之

李靖曰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以進越分兵潛涉襲

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姬澹遠來伐石勒勒遣孔萇逆擊之萇退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大敗之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取勝者多

觀丁父鄀俘也

三國吳書潘濬傳注引江表傳權克荆州遣人致濬慰勞之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

枚卜始于虞書此復行之

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

公子圍為令尹其前事矣故葉公慮之周公之輔成王千古一人耳東晉趙王倫自為相國侍中齊王冏為大司馬加九錫如宣景輔魏故事成都王穎同時録尚書事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復以丞相為皇太弟此八王亂晉之局也北齊孝文帝洋先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

大都督揔庶政孝昭帝演以司空大司馬録尚書事武成帝湛拜尚書令兼司徒兼太尉所謂一毋三夭者也葉公于國家多故之時侃然持正以定國是後閲戰國二百二十餘年楚之强大實其元功

見人登昆吾之觀

括地志濮陽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南顓帝城内周迴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虚也　宋忠曰昆吾國名巳氏所出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方羊鄭司農以為游戲杜以為不能自安鄭說為勝蓋此言魚勞則宜安靜而今反横流自恣喻衛侯多難而終不知戒也故下遂正言之曰裔焉大國滅之將亡以裔焉二字連大國為句劉炫如此讀顧亭林亦從之其解劉以為土地遠焉之大國顧以為邊于大國顧于辭理為得也孔因杜以裔焉屬上句而解為助句之辭豈知裔是實字不合助辭之例耶

活我吾與女璧

梁武陵王紀敗于西陵樊猛追擊圍之紀先積黄金百簉至是以金囊擲猛曰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唐杜孺休以朝命爲蘇州刺史錢鏐將沈粲攻之孺休曰勿殺我當與尔金粲曰殺爾金焉往遂遇害

吳公子慶忌驟諫

吳越春秋闔閭使要離刺慶忌事與傳不合宋史文苑

傳賀鑄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所謂鏡湖者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賀氏鑄自號慶湖遺老慶忌蓋有後矣

非晉國之所能及也

晉先與吳通意在弱楚越既吳讐遂遥與楚應於是成襄以後齊吳常合于晉而秦越常通于楚若分黨翼然者晉失諸侯吳敗齊而晉不能解紛且方用師于齊越滅吳晉又不克救聽其自亡無卹不敢憚勞非晉國之

所能及雖地勢阻絶然桓公南踰方城北伐山戎何嘗不越境用兵哉獲麟以往范中行内難方殷趙魏陰謀分篡固無力圖此耳吳之入郢楚已亡矣秦乃奮然救之不要結而固如左右手觀哀公之賦無衣知其能為七雄之首而修政自强有所由來矣

又

仁山曰無恤居喪為吳之圍而降食為代之利而詐擊之皆以成簡子之志也然救吳善也而以力不及辭之

滅代惡也必盡心力而圖之成其惡不成其善安得為繼志之孝乎

魯人之皐

服子慎曰皐讀如嘷與號同呼號也禮記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

使我高蹈

古人致敬則足蹜足躩高蹈者以魯人之不足敬也吕氏春秋子胥高蹶而出于廷高誘注引此語證之闕伯

比言莫敖舉趾高孟嘗君言公孫戌足之高並同此意

惟其儒書

此後世儒學分名所自始周禮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與師並列焉非專一家也哀公問儒行孔子之為儒蓋自漢初記戴禮尊為之名漢書藝文志劉向七録儒凡五十三家而列于道法陰陽家之前定哀之間七十二子各以學友教士大夫而管晏楊墨之徒諸家爭鳴故齊邾外魯而獨以儒書歸之也楊子或問魯用儒而削

何也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于天下安得削

吳為無道執父立子

父子爭國之風疊見于此時衛輒據國而拒蒯聵國仍為父所得蒯聵之子疾又起而椓父般師也起也祖孫朞置至蒯聵被弑於己氏輒既孫越自殺具偕逃之子而禍始艾天下有是人理乎郳益失國子革為諸大夫奉以為政苟安宗社十四載矣益又搆越人以爭之革

奔而益復不旋踵仍為越逐計益之身始囚于曾再逐于吳又再逐於越疊起已身而競心必不容其子與蒯聵不少低昂其子曰華曰何一如般師與起之廢置遷流于鄰敵之手悲夫

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疏宋元夫人季平子之妻母于桓子為外祖母釋親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凡遇母黨自稱皆曰甥宗族自孫而下有曾玄來昆仍雲之等級婚姻則否一甥之外無餘

稱今謂之彌甥杜注彌遠也凡與曾玄行列者皆一彌概之矣彌甥之名爰始于此

戰于犂邱

呂氏曰智瑶賢于人者五犂邱之役見其三焉馬駭驅之親禽顔庚射御足力也拒陳文子之詞巧文辯慧也決戰不卜强毅果敢也告于天子卜之守龜春秋之末猶如此

知伯親禽顔庚

得雋曰克兵家所尚張蒼之得陳餘龎德之斬郭援與知瑶之禽顔庚皆是然猶因勝而乘之也乃若勍敵方堅摧獲渠帥遂成奇功則關羽之刺顔良薛安都之馘魯爽史尤艷稱之魯莊公射南宫長萬獲之其英武亦何減于唐太宗之大羽箭殪宋金剛驍將也

是衡言也

注言不信也管子形勢篇訾讆之人勿與任大形勢解毁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

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越絕書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矣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問其故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至者來言不死由今觀之天非直使嚭亡吳又將使之禍越越之任嚭而肆暴于魯衛扶臣抑君非吳亡而嚭獨存之效乎

又

吳越世家皆言越王滅吳誅太宰嚭吳越春秋亦言誅

嚭并妻子觀傳文則嚭反用于越矣吳琯曰嚭亡國喪君死有餘戮句踐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不忠為罪耶丁公之戮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越于是乎失刑矣

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

唐書武平一對崔日用云魯之三桓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即此康子武伯也止就左氏傳文要其起訖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康成

注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亦承左傳為言

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

後人多有以名相嘲甚乃斥其家諱者鍾毓在司馬景王坐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毓即應曰古之懿士顧謂陳武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孫盛之子放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庾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放曰未若諸庾之翼翼

克免于大行

風俗通天子新崩未有謚稱大行皇帝禮記大行受大名行字作去聲漢書注韋昭曰大行不返之辭行字作平聲古人凡用大字皆重絶之詞聘强鄰適異域不作生還之望大歸大行同一不返也

畜諸公宫未有立焉

史記世家言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能感熒惑徙三次殆賢君而傳不書乃紀其以儲嗣未定致身後之亂世家

言特攻太子而自立特與得字形相似也大尹又見于短長書宋策官名於是焉昉六卿三族之執權較減于晉魯衛雖大亂其惡在上而不在下二國之得維一綫于七雄之世殆以此云

余夢美必立

夢龍為天子夢蝶為隱士秦繆公之熊猶為霸主宋公子之烏成其庸主而已矣

甯武子孔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

刻本皆作孫莊子考孫氏自良父伐齊爲新築之戰始見經傳在魯成公元年衛則穆公也衛之成公孫陳歸衛宛濮之盟傳止稱甯武子然孔莊子達是時已共事成公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有乃祖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宫于宗周奔走無斁之辭則盟宛濮者甯俞爲首而孔達次之達後以伐陳從楚懼晉討而死衛人爲其以勞定國世卿相傳孫氏則良父林父逐君據邑之逆臣何世德之可稱子貢對出公斷其爲孔莊子表之以正俗

刻流傳之誤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

錢福曰世俗謂急遽曰三不知蓋本諸此即始衷終三者皆不能知也可補入釋常談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史記世家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甲于三桓之家自後入戰國魯八世至頃公為楚滅不言三桓之所終孟子有費惠公疑為季氏之僭稱檀弓悼公之喪有季昭

子問于孟敬子鄭注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遂卒於越　乃遂如越

春秋臣逐君之風莫熾于魯衛獻歸國而昭野死意如之惡浮於林父也至彌牟之於出肥之於哀而又甚焉元魏孝武棄洛陽走長安高歡四十啓請帝歸國終乃奉表曰陛下許還京雒臣當率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

不負社稷今讀其詞猶寒心切齒彌年與肥實為之先路云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趙世家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之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詬然亦慍智伯智伯歸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

趙襄子由是惎智伯

趙魏韓滅智在貞定王十六年戊子距此凡十二年傳

終篇而約之以此者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之體蓋三家不盛則晉不分春秋不至夸為戰國晉語亦終于智氏之亡戰國策趙魏韓皆以晉陽反兵列於首簡後此五十年威烈王初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十五年齊田和求為諸侯安王許之司馬公作通鑑繼左傳託始于此故知三家之喪知伯為春秋戰國升降之大起訖而左丘明氏之書成于貞定王時無疑也

左傳析諸卷二十八